

JOHN

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STEINBECK

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系列



煎饼坪

TORTILLA
FLAT

[美] 约翰·斯坦贝克 著
万晓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煎饼坪

TORTILLA
FLAT

John Steinbeck

〔美〕约翰·斯坦贝克 著

万晓艳 译 杨晓荣 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John Steinbeck
Tortilla Flat

Copyright © 1935 by John Steinbeck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煎饼坪/(美)约翰·斯坦贝克著;万晓艳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4732-8

I. ①煎… II. ①约… ②万…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9126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邱小群
封面设计 钱 璐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732-8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序 / 1

- 一 解甲归乡获房产，丹尼发誓护穷人 / 5
- 二 皮伦贪图地位，拒绝丹尼好意 / 12
- 三 贪欲毒害皮伦，邪恶暂居上风 / 18
- 四 好人耶稣·玛利亚，违心作恶事有因 / 26
- 五 圣方济各挽狂澜，惩罚三人不留情 / 39
- 六 三人忏悔得心平，丹尼众友誓相守 / 50
- 七 丹尼众友欲行善，拯救海盗脱苦难 / 56
- 八 众人探宝碰运气，皮伦悲喜海盗知 / 74
- 九 丹尼落入圈套，朋友出手相救 / 95
- 十 朋友安慰士兵，初学为父之道 / 108
- 十一 大乔身处险境，爱情悄然降临 / 117
- 十二 海盗得助守诺言，狗狗得福见圣灵 / 123
- 十三 丹尼众友相助，贫困妇人解忧 / 138
- 十四 大家聊天讲故事，糗事苦事同唏嘘 / 148
- 十五 丹尼忧郁发疯，魔鬼化身来袭 / 163
- 十六 众友欢会解忧愁，丹尼神秘升天去 / 179

十七 挑战陈规烧房子，众友四散各自飞 / 193

附录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 202

约翰·斯坦贝克受奖演说 / 206

生平年表 / 209

序

这个故事讲的是丹尼、丹尼的朋友和丹尼的房子。故事里讲了这三者怎么会成了一回事。结果在煎饼坪，只要提及丹尼的房子，人们所指的就并不是那座古老的卡斯蒂玫瑰肆意缠绕、白漆剥落的木结构建筑。绝对不是，只要你说起丹尼的房子，人们就明白你指的是一群生活在那座房子里的人，他们快乐友好，仁慈大度，但是不知怎么回事结局悲惨。因为丹尼的房子和亚瑟王的圆桌^①没啥不一样，丹尼的朋友和圆桌旁的骑士也没啥不一样。这个故事就是讲这群人如何聚集到一起，如何兴旺发达，后来成了一个团体，美好且智慧。故事讲述了丹尼和朋友们不同寻常的经历，讲了他们做的好事，讲了他们的想法和付出的努力。最后，故事讲了这群人如何丢失了护身符，大家如何四分五裂，最终各行其是。

蒙特雷是个古老的城市，就在加利福尼亚的海岸线上，在这个城市里，上面这些事人尽皆知，人们说了又说，有时候还有点儿添油加醋。所以最好是把这段故事的来龙去脉写下来，免得将来学者们听到这些传说的时候，就像他们说亚瑟王、罗兰^②和罗

① 英国中世纪的亚瑟王传奇中，为使骑士们就座时免于席次之争，专门制作了大圆桌。亚瑟王据传是古代不列颠的一位国王，圆桌骑士团的首领。

② 罗兰是法国史诗《罗兰之歌》的主人公，以臂力、勇气及骑士精神出名。

宾汉^①一样，说“根本没有丹尼或者丹尼的那伙朋友，根本没有什么房子。丹尼不过是个自然之神，丹尼的朋友只是风、天空、太阳的原始象征”。记录这段历史的目的就是让酸文假醋的学者们现在和将来都张不开口来发出讥笑。

蒙特雷城坐落在一面山坡上，俯瞰蔚蓝的海湾，背靠着一片森林，那里全是高大阴暗的松树。城区里地势比较低的地方住着美国人、意大利人、捕鱼的人和做鱼罐头的人。但是在城区和森林交错的山坡上，街道没有铺沥青，街角也没有路灯，蒙特雷的老居民就在这一带筑屋建房，就像古代的不列颠人在威尔士建造城堡一样。这些老居民就是帕沙诺人。

帕沙诺人居住在破败的木屋里，庭院里杂草丛生；木屋掩映在森林的松树间。帕沙诺人不知道什么是商业，对美国商业的繁复机制一无所知；他们一无所有，无一物可以盗窃、可以剥削或者可以抵押，因此商业机制没有对他们发起猛攻。

帕沙诺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和各色高加索血统族人的混血儿。他们的祖先在加利福尼亚生活一两百年了。他们说英语有帕沙诺人的口音，说西班牙语也有帕沙诺人的口音。若是要追问他们的种族，他们会气愤地宣称自己是纯正的西班牙人，同时撸起袖子让你看，他们胳膊内侧柔软的部分几乎就是白色的。他们的肤色就是海泡石烟斗那种褐色，他们说这是太阳晒的。他们是帕沙诺人，住在俯瞰着蒙特雷城区

^① 罗宾汉是英国民间传说中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

的山上，那地方叫煎饼坪，虽然地一点儿也不平。

丹尼是帕沙诺人，在煎饼坪长大，人人都喜欢他，不过在煎饼坪尖声叫嚷的一众孩子里，丹尼并不特别地出众。或者是因为血缘的关系或者因为祖先的风流情史，丹尼差不多和坪里的人都有点儿沾亲带故。丹尼的祖父是个大人物，在煎饼坪拥有两座小房子，他因为这份财产而倍受尊敬。渐渐长成的丹尼喜欢睡在森林里，到各个牧场打工谋生，从这个吝啬的世界讨点儿吃的和喝的，这么做可不是因为他没有有权有势的亲戚。丹尼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生活目标明确。二十五岁时，他的双腿已经弯弯的了，正好和马肚子的曲线相吻合。

正是丹尼二十五岁那年，美国对德国宣战了。丹尼和朋友皮伦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喝了两加仑红酒了（顺便提一句，皮伦是正好赶上了有酒喝，那会儿买卖刚结束——用了一只靴子呢）。大乔·波特吉看见松林间有酒瓶子闪着亮光，于是凑到了丹尼和皮伦的身边。

几个瓶子里的酒下去了，三个男人的爱国热情上来了。酒喝完了，三个男人手挽着手走下山坡，既为了友情，也为了不摔跤，就这么走进了蒙特雷。在征兵站前，他们高叫着为美国加油，同时向德国人挑战，叫他们有什么狠招全都使出来。他们怒吼着威胁德意志帝国，最后把征兵的军士吵醒了，他穿上军服，跑到街上，让他们别吵了。然后他开始给他们登记。

军士让他们在桌前排好队。除了头脑不太清醒，他们完全符合征兵要求，于是军士首先问皮伦。

“你想当什么兵呢？”

皮伦轻松愉快地说：“我随便。”

“我想步兵需要你这样的小伙子。”于是皮伦的名字就登记在了步兵名册上。

然后他转向大乔，波特吉清醒过来了。“你想去哪儿？”

“我想回家。”大乔难过地说。

军士把他的名字也登记在步兵名册上。最后他直视着丹尼，丹尼站着睡着了。“你想去哪儿？”

“啥？”

“我说，什么兵种？”

“‘兵种’，是什么意思？”

“你会干什么？”

“我吗？我什么都会。”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我？我是赶骡子的。”

“哦，赶骡子的？你能赶多少头骡子？”

丹尼俯下身来，含糊不清但是很内行地问：“你有多少？”

军士说：“大概三万头吧。”

丹尼一摆手，说：“都拴起来！”

于是丹尼去了得克萨斯，战争期间他一直在驯骡子。皮伦跟着步兵去了俄勒冈，大乔呢，后来才搞清楚，他进了监狱。

一 解甲归乡获房产，丹尼发誓护穷人

丹尼离开军队，回到家乡，获知自己继承了财产，有了一份产业。老头子，就是他爷爷，去世了，把煎饼坪的两座小房子留给了丹尼。

丹尼听闻此事，身体不由自主地矮下去了一点儿，拥有财产的责任实在太重了。去察看自己的产业之前，他买了一加仑的红酒，自个儿差不多把酒喝光了，才忘记自己肩上的重任，与此同时，他最恶劣的本性也暴露了出来。他吵吵闹闹，在阿尔瓦拉多街的台球室里摔坏了几把椅子；他干了两架，时间很短却赢得利落。没有人注意到丹尼。最后他迈着罗圈腿晃晃悠悠地走上了码头；正是清晨，意大利渔夫们穿着胶鞋走下码头，正要出海。

种族厌恶情绪战胜了丹尼的理性，他吓唬这些渔民。“西西里杂种，”他冲着他们叫嚷道，“囚犯岛的渣渣。狗杂种的杂种。”他叫着：“去你妈的，讨厌鬼。^①”他把大拇指放在鼻头，在裆部做着下流的动作。这些渔夫只是咧嘴一笑，摆弄着桨说：“嗨，丹尼，什么时候回家？今晚过来吧，我们有新酿的红酒噢。”

丹尼气极了，他大喊：“把你那套套戴在头上吧。^②”

他们大声说：“再见，丹尼。晚上见。”他们爬进小船，朝伦

① 原文是西班牙语。

② 原文是西班牙语。“套套”指避孕套。

巴拉式拖网船划去，上船后启动引擎，轰隆隆地开走了。

丹尼感觉丢脸了。他走回阿尔瓦拉多街，一路走一路打碎玻璃窗，在第二条街上，警察拦住他，抓住了他的手。丹尼很守法，没有做任何抵抗。若不是因为他刚刚退伍，军队在对德战争中大获胜利，他会被判以六个月的监禁。出于上述原因，只判他坐三十天的牢。

于是丹尼在蒙特雷市监狱的牢房里关了一个月。他有时候在牢房的墙上画下流的画，有时候回想自己在军队的生活。关押在市监狱的牢房里，丹尼的手里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晚上偶尔他们会把一个醉汉关进来；不过在蒙特雷，绝大多数情况下犯罪活动并不多，因此丹尼很寂寞。起先，臭虫咬得他不得安生，后来臭虫习惯了他的气味，他也习惯了臭虫咬，彼此便和睦相处了。

他开始玩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游戏。他捉住一只臭虫，在墙壁上捻死，用铅笔绕着死臭虫画一个圆圈，任命它为“克洛夫市长”。然后他又捉了几只臭虫，分别任命为市议员。很快他用捻死的臭虫把牢房的一面墙装饰满了，每只臭虫代表一个当地要人。他给这些臭虫画上了耳朵和尾巴，又添加上大鼻子和胡须。看守迪托·拉尔夫极为震惊，不过他没有报告上司，因为丹尼没有讽刺判他入狱的治安官，也没有讽刺任何警队人员。丹尼非常敬畏法律。

一天晚上，监狱寂寞难耐，迪托·拉尔夫拎着两瓶红酒进了丹尼的牢房。一个小时后，他出了牢房去再弄点儿酒，丹尼随他同行。监狱里郁闷极了。他们在托莱利酒馆买了酒，一直喝到托

莱利关门打烊，把他们赶出来。丹尼爬上山，钻进松林，呼呼大睡，迪托踉踉跄跄地回到警局，报告说丹尼逃跑了。

中午，刺眼的阳光惊醒了丹尼，他决定白天先躲起来，逃避追捕。他跑进灌木丛里，躲藏了起来。他像被猎捕的狐狸似的从灌木林向外张望。到了晚上，法官的裁定已经执行了，丹尼钻出灌木丛，去办自己的事情。

丹尼自己的事情不难办。他绕到一家饭店的后门。“能给我一点儿剩面包喂狗吗？”他问厨师。趁着那个一哄就上当的家伙包面包的机会，丹尼偷了两片火腿、四只鸡蛋、一块羊排和一个苍蝇拍子。

他说：“我以后会付您钱的。”

“不必为剩饭剩菜付钱。你不要的话，我本来就是要扔掉的。”

丹尼当即对偷窃行为不那么惴惴不安了。既然他们自己都这么想，他蛮可以表现得心安理得。他回到托莱利酒馆，用四只鸡蛋、羊排和苍蝇拍换了一大杯格拉巴酒，然后转向森林，去准备自己的晚餐。

夜晚阴暗又潮湿。雾似柔软的轻纱悬挂在阴森的松树间，松林守护着蒙特雷城陆地的边界。丹尼低着头，急匆匆地向松林间的栖息地走去。他隐约地辨认出自己前面有一个疾步行走的身影；他快步赶上去，认出那仓促疾行的人是自己的老朋友皮伦。丹尼是个出手大方的人，但是他想起来自己已经把吃的东西都卖掉，手里只剩下两片火腿和一袋剩面包了。

“我得赶上皮伦，”他打定主意，“他走路的样子像是饱餐了

一顿烤鸡还是什么东西似的。”

这时丹尼突然注意到皮伦紧紧地抓住衣服的前襟，护着胸前。

“嗨，皮伦，朋友^①！”丹尼叫道

皮伦加快了脚步，丹尼撒开腿一阵小跑。“皮伦，我的小朋友！你急着去哪儿啊？”

皮伦不得不停下来等丹尼。丹尼走近皮伦，满腹狐疑，不过他说话的口气相当热情。“我正找你呢，我最亲爱的天使般的朋友，瞧，我有两块从上帝那里弄来的火腿，一袋甜的白面包。分享我的福气吧，皮伦，小矮胖子。”

皮伦耸了耸肩。“随便你啦。”他粗声粗气地嘟囔一句。他们一起走进松林。皮伦有点儿发懵。最后他停下脚步，直面自己的朋友。他难过地问：“丹尼，你怎么知道我在衣服下面藏着一瓶白兰地呢？”

“白兰地？”丹尼叫出声来。“你有白兰地？也许是给某位生病的妈妈准备的，”他一脸无辜地说，“也许你要留着庆祝耶稣再降临。我是谁呀，不过是你的朋友，有什么资格决定这瓶白兰地的用途呢？我根本不知道你有白兰地。而且我一点儿都不渴。我不会碰你这瓶白兰地的。欢迎你享用我的这一大块烤猪排，但是你的白兰地就归你呀。”

皮伦严肃地回答道：“丹尼，和你分享白兰地我不在乎，咱

^① 原文是西班牙语。

们一人一半，但是我得看着，你不能全喝光。”

丹尼马上换了话题。“我要在这个空地上烤猪排，你在这里烤袋子里的甜面包。把你的白兰地放在这里，皮伦。最好是这儿，我们都能看见，而且你也能看见我，我也能看见你。”

他们垒起火堆，烤着火腿，吃着变了味的面包。酒瓶里的白兰地很快就越来越少。吃完饭，他们凑在火堆旁，像年老的蜜蜂一样津津有味地啜着酒瓶子里残余的酒。雾气涌来，他们的外衣潮湿了，成了灰色。风在他们周围的松林间悲伤地叹息。

过了一会儿，丹尼和皮伦都感觉到阵阵孤寂。丹尼想起了他失去的朋友。

“亚瑟·莫拉莱斯在哪里？”丹尼问，他的两只手手心向上，双臂向前猛地一伸。“死在法国了。”他自己答道。他翻转手心，绝望地垂下双臂。“为他的祖国而死。死在异国的土地上。陌生人走过他的坟墓，根本不知道亚瑟·莫拉莱斯躺在那里。”他又举起双手，手心向上。“好人巴布罗在哪儿？”

“在监狱里。”皮伦回答道，“巴布罗偷了一只鹅，躲在树丛里，结果鹅咬了巴布罗一口，他疼得叫出了声，就这样给抓住了。现在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六个月了。”

丹尼叹口气，换了个话题，因为他意识到，面对仅有的一个可以慷慨陈词的熟人，他浪费了机会。但是他仍然感觉孤寂难耐，需要发泄。“我们坐在这里。”他终于又开口了。

“——伤心欲绝。”皮伦很有节奏地接上话。

“不，这不是写诗。”丹尼说，“我们坐在这里，无家可归。我们过去为国家出生入死，现在却没有地方遮风避雨。”

“我们从来就没有呀。”皮伦热心地搭腔道。

丹尼像是做梦似的嘬着酒瓶子，皮伦碰了一下他的胳膊肘，拿过瓶子。“这倒提醒我了，”丹尼说，“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个人开着两家妓院——”丹尼突然张大嘴巴。“皮伦！”他叫道，“皮伦！我亲爱的小肥鸭子朋友。我怎么忘了！我是继承人！我有两座房子。”

“两家妓院？”皮伦满怀希望地问。“你撒谎，喝醉了吧。”他接着说。

“没有，皮伦。我说的是真的。老头子去世了。我是遗产继承人。就是我，他最喜欢的孙子。”

“他就你这一个孙子嘛。”皮伦是现实主义者，“你说的房子在哪儿？”

“你知道老头子在煎饼坪的那座房子吧，皮伦？”

“就在蒙特雷？”

“对，就是这里的煎饼坪。”

“这两座房子现在啥样？”

丹尼向后一倒，激动得筋疲力尽。“不知道。我都忘了我有这两座房子了。”

皮伦一声不吭地坐着，陷入沉思。他的神情越来越忧郁。他把一捧松针扔进火堆，望着火焰疯狂地扑向松针，然后熄灭。他不安地盯着丹尼，久久地注视着他，然后重重地叹息一

声，又叹息一声。“现在全完了，”他忧伤地说，“好日子算是过完了。你的朋友会感到悲哀的，不过他们的悲哀一点儿用都没有。”

丹尼放下酒瓶，皮伦捡起酒瓶，放在自己腿上。

“什么全完了？”丹尼追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第一次了，”皮伦继续说，“人穷的时候心里说：‘等我有钱了，我就和我的好朋友共享。’可是等钱真来了，仁慈之心也就飞走了。你也是如此，我曾经的朋友。你现在高踞于你的朋友之上。你是有财产的人。你会忘记你的朋友，他们曾经和你分享一切，甚至分享白兰地。”

他的话让丹尼很不安。“我不会的，”他大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皮伦。”

“你现在是这么想的，”皮伦冷冷地说，“可是等你真有了两座房子可以睡觉，到时候你再看吧。皮伦还是个穷帕沙诺人，而你跟市长一起吃饭。”

丹尼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倚着一棵树站直了。“皮伦，我发誓，我的东西都是你的。我有一座房子，你就有一座房子。让我喝一口。”

“我得亲眼看见才能相信，”皮伦的声音缺点儿底气，“要真的如此，那可就是世界奇闻了。人们会不远千里跑来看的。还有呢，酒瓶子空了。”

二 皮伦贪图地位，拒绝丹尼好意

律师在第二座房子的门口跟他们分手，钻进自己的福特汽车，一路颠簸着开下山去，进了蒙特雷城里。

丹尼和皮伦站在油漆脱落的木栅栏前看着这座房子，赞赏之情溢于言表。房子挺矮，油漆斑驳，没有窗帘的窗户空洞茫然。可是门廊上爬着一株硕大的粉红色卡斯蒂玫瑰树，杂草丛生的前院里长着古老的天竺葵。

“两座房子里这座最好，”皮伦说，“也比那座大些。”

丹尼手里握着一把崭新的万能钥匙。他踮着脚尖走过摇摇欲坠的门廊，打开前门的锁。正房保持着老头子当年居住时的模样。墙上仍然挂着1906年的红玫瑰日历，红绸子旗帜，画中“战斗的鲍伯·埃文思”^①站在军舰甲板上凝视着，还有一束红纸扎的玫瑰花，几串落满灰尘的红辣椒和大蒜，一个密封炉，几把破旧不堪的摇椅。

皮伦向室内张望着。“三个房间啊，”他激动得气都喘不上来了，“一张床，一个炉子。我们在这里会过得很好，丹尼。”

丹尼小心翼翼地走进屋子。他对老头子的回忆全是痛苦。皮伦冲在他前面，进了厨房。“一个水池子，还有水龙头。”他嚷

^① 罗布利·邓格林森·埃文斯 (Robley Dunglison Evans, 1846—1912)，1907—1908年美国海军舰队司令，以“战斗的鲍伯”闻名。